

行信長之葬禮先修一七日之法事贈青蚨一萬貫白米一千石於大德寺林原七郎左衛門家次桑原次右衛門副田基其衛監察之同月十一日轉經十二日頓寫施餓鬼十三日懺法十四日入室十五日闍維其儀儼然以金紗金欄裹棺槨以金銀錢軒欄以沉香雕佛像置於棺中張綾幕千四門築塼千四隅警衛武夫萬餘列路左右各持弓鎗長刀鉄炮羽柴小十郎秀長監之喪輿之前轍則池田右新輝政昇之後轍則次九秀勝昇之信長八男信吉時号長九持位牌秀吉持不動圍術太刀乃寄太刀於大德寺闍維事了秀吉與秀勝共燒香於是秀吉執奏勅贈一品相國然後於大德寺建一字号慈見院以銀千百枚為其經始之用且以五十石

為寺領

貫為木刀代

秀吉築一城於寶守而其功不成而寢

十一月信孝在敦濃岐阜有志于日本欲叛信雄秀

吉聞之聚兵赴敦濃急攻岐阜信孝素與勝家通

恚然越前雪深勝家不能動干戈故信孝不得拒守而

乞和平秀吉不忍殺之即許和而歸

柴田勝家在越前聞秀吉威權之甚大而大妬嫉之因

是勝家與瀧川十益相議曰秀吉安置勿君於安土其

身為之輔佐其僭篡之情較著從已者則登庸才不從

者則疎斥之今不誅則必有後殃乃與信孝議欲滅秀

吉先遣使于丹羽長秀言斯事長秀報曰秀吉輔佐勿

君信孝若嫌之則移勿君於岐阜而可也耶然勿君妹

長之間毀譽之端其不可絕矣唯請信孝勝家據擇於此長秀常思秀吉遂取天下故其答辨如此秀吉勢威日熾月盛勝家胸臆爵陶見冰雪之堆積而洪怒以不得用兵也瀧川謀曰北越之時候自仲冬至仲春雪深不能催兵不如暫使勝家與秀吉交和乃言於勝家諍之

勝家遣小島若狹守中村文菴齋於前田又左衛門利家不破彦三金森五郎八曰信長之變未竟歲而勝家與秀吉磨又則似不免入之朝請改此心而與秀吉欲與河君卿曹上京告之于秀吉則余之雀躍在此耳前由不破金森即發北庄到江洲長濱逢勝家養子伊賀守勝豐而諍之勝豐即與三人共出長濱到攝洲寶寺

依雷由左近將監而達之於秀吉云々曰勝家者信長之元臣也我何不從其言乎乃召勝豐利家不破金森而享之四人將歸相議曰秀吉之情殊干所思我儕嘗思秀吉不可從之今秀吉從之如此容易然無盟約則無益矣復言於秀吉而乞盟言秀吉曰我心亦如此與丹羽長秀池田勝入等各議衆皆謂可而後請成誓言卿曹其達之於勝家四人使飛使告于勝家而勝豐利家不破金森各詣于信長墓逾數日而歸北庄勝家謝其勞而後大喜曰吾欺誘筑前守了明年則隨其時宜而已秀吉謂蜂須賀彦右衛門正勝木村隼人曰是度勝家和親之事皆是偽謀也伺我怠惰而俄來攻洛是勝家之意耳吾既早察之彼安得誘我乎甚哉勝家

之釁也。秀吉為攬洛邊畿內諸士之心，遣使干諸友，屢顧問之，其情意尤篤。故諸士皆屬心，秀吉屏勝家親族及相知者視之如敵。

秀吉率兵到長濱，放火卿間柴田伊賀，守勝豐守長濱。秀吉謂勝豐與勝家及佐久間玄蕃，允盛政有隙久矣。吾拔長濱不難，然不如使勝豐降，乃記勝家勝豐間隙之條，以召勝豐。臣木下半右衛門大舍藤八郎德永石見等而言之，三人皆同之。歸而告於勝豐，亦諾。勝豐記其恨勝家之十七條，而使臣從見之。且言曰：若有吾非則宜言之，臣從。咸曰：悉是君之是也。其後勝豐臣從，或有從之者，或其父母在越前者，大抵赴越前。初勝家養勝豐為子，其後勝家使其甥佐久間玄蕃允盛政

食加賀二郡，而愛寵之。適干勝豐，亦嫉之。盛政威敵愈熾，輕侮勝豐，亦怒之。勝家嘗祝元旦之賀儀，親族咸集時，勝家執盃先擬盛政，勝豐大怒，引盛政之袖而止之。勝豐自進取勝家之盃而飲之，勝家不能制之。盛政不得爭之，自是而後勝豐恨勝家，惡盛政，故今屬秀吉焉。

十二月廿三日，秀吉到安土，謁三法師，君告歲暮之賀，獻衣服十襲，銀子二千兩。

秀吉贈衣服十領，白銀百枚，芳樽十箇於諸將，與衣服二襲於家臣，各有差。

同十一年正月元日，秀吉赴播州姬路，二日賜酒肴銀子及糧米，干諸士使賞春肇也。諸士大悅，張宴遊樂自

且至中宵然秀吉不敢休憩召執簡者二三人使記年
年之恩祿太刀衣服糧米等之費乃定監吏十人其後
與朝飯而熟臥至三日亭午而眠覺氣色頓新將拉鬼
然後受諸士之賀禮及神職僧徒等 七日秀吉上京
參內豈且到大津乘舟其夜赴安土黎明告新正之禮
干王法師君及信雄留滯五日巡視柳瀨而歸
秀吉謂殘雪未消之間先擊破瀧川一益則勝家亦失
氣矣乃檄于諸士曰吾將出軍於伊勢卿曹皆往近江
蒲津而可待之諸士隨命而咸往焉

廿三日秀吉率一萬五千到江南而聚諸兵凡七方餘
人乃分之為三使義濃守秀長筒井順慶伊藤掃部助
氏家左京亮稻葉伊豫守率兵二萬五千入于土岐

多羅口使三好孫七郎秀次中村孫平次等率兵二萬
侵掠于君畑越秀吉率三萬人經安樂越不論岩谷而
進瀧川分兵拒之秀吉進軍燒桑名邊瀧川怒曰吾既
分兵故從兵不多不能防秀吉之侵掠腐腸切齒不可
得言今夜伺敵陣而襲之則豈可不快乎秀吉令軍士
曰瀧川亦老於武畧者也彼必乘夜而襲我也汝等其
勿懈焉於是瀧川謀計皆違 羽柴小一郎秀長三好
孫七郎秀次攻一益甥瀧川義大夫所守之嶺城秀吉
先陣攻佐治新助所守之龜山城而援之新助降義太
夫亦乞和而去秀吉使関安藝守木村隼人一柳市次
直末山田表作守景隆等守伊勢

二月秀吉赴長濱

柴田勝家使佐久間玄蕃允盛政為大將率二万人出於木本邊盛政與諸人談軍事前田孫四郎利政為先拒不破彦三佐久間久右衛門安次原彦次郎金森五郎八繼之盛政自後而進置兵於諸城而使守之

秀吉發長濱到志津嶽邊而定軍列堀久太郎秀政為一番柴田伊賀守勝豐為二番木村小隼人堀尾吉晴等為三番前野勝右衛門淺野孫兵衛長政等為四番生駒甚次小寺官兵衛孝高等為五番三好孫七郎秀次中村孫平次為六番羽柴小一郎秀長為七番筒井順慶為八番蜂須賀彦右衛門正勝等為九番赤松三郎等為十番長岡與一即忠貞高山右近為十一番次九秀勝仙石權兵衛為十二番中川瀨兵衛清秀為

十三番其次則秀吉也與盛政對陣然不相戰而退羣日遲明秀吉伴為步卒率十餘騎登嶺見敵營而歸曰拔之不可急也使群兵守諸城

四月秀吉歸長濱柴田伊賀守勝豐在本山砦以病病日重故上京使臣僕守本山各路將監欲殺本山守兵木村小隼人而納勝家之兵于砦中事發覺而逃去木村執其母及妻子受秀吉之命而磔之

王七信孝聞佐久間盛政出兵變秀吉之約盟復舉兵應于勝家秀吉聞之帥師發長濱到大柿急攻之

山路將監告佐久間盛政曰秀吉赴美濃是為攻信孝應于勝家也足下固不可不救焉盛政曰吾尤欲之不待汝言然大山隔焉吾未如之何也已將監附耳語曰

敵之諸營經營皆緊然余語湖傍中川瀨兵衛清秀之
營經始甚疎且與他營相遠矣若擊之則擊不意也擊
不意則何不利乎秀吉赴義濃是柴田氏之慶也盛政
諾往告勝家々々可之言曰以我兵及前田利家利長
原彦次郎安井左近等可對敵營汝等速攻中川營而
可也戰了則可速歸慎勿滯焉於是盛政率二千人到
余語水傍不破彦三德山五兵衛佐久間久右衛門安
次為先登時中川兵飲馬於湖邊盛政兵斬之逃歸告
清秀因是清秀高山右近其兵六千與不破彦三佐久
間久右衛門大戰時盛政分兵使燒城下人屋清秀高
山軍亂盛政進兵擊破之高山逃到義濃守秀長木本
之陣清秀力戰而入城盛政乘勝攻城清秀率五六十
人復奮戰而衆寡不遇清秀見其遂不可勝而將復入
城盛政追之且辱之曰中川清秀曷不死乎其怯弱之
情可勝笑哉清秀聞而怒又回壘大呼苦戰以戈鏃敵
五六人與近藤無上相接遂死盛政取清秀首贈千勝
家々々大悅盛政猶陣於此勝家召之頻繫及五六度
盛政遂不從

秀吉聞盛政等攻中川營之急而留兵士於義濃即馳
出義濃赴志津嵩柳瀨邊其兵一萬五千到藤川而曠
靈俄景黎民各持松明迎之秀吉悅長濱人民齎酒食
束馬芻來邀之秀吉大賞其志遂進到志津嵩馳入於
諸營而告之

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發江州坂本入志津嵩城

作久聞盛政等見敵陣松明之甚多而陣中擾騷將退陣請後殿於原彦次即安井左近從之既而安井引兵而去故原一人為殿與敵屢遇相戰盛政率一萬五六千登志津嶺北嶺馳使干柴田主左衛門勝政令率三千兵欲與盛政合焉時秀吉大兵既來進矢下砲發敵共亂走秀吉使侍臣擊敵因是福島市松正則先馳取首獻秀吉加藤虎助清正加藤孫六嘉明平野權平長泰脇坂甚内安治糟屋助右衛門石川兵助片桐助作直盛五進俗謂之柳七本鎧盛政召拜卿五左衛門曰先陣已危汝其圖之拜卿突戰石川兵助相遇共死秀吉軍兵競進追敵盛政猶麾諸軍原彦次即言曰唯請可決一戰吾必為前驅頻強之盛政不肯聽既而秀吉之兵

多聚矣自谷自峯出者無不兵士焉盛政兵愈擾丹羽長秀見之曰時既宜矣乃麾其兵馳戰北國後陣既亂散至是盛政久右衛門悉敗柴田勝政戰死勝家聞盛政之敗而大怒聚其兵僅三千然勝家勇氣勃々整軍粧欲待秀吉而戰家臣皆不悅時毛受勝助諫曰天運既窮雖戰而功其不成矣余犯君之諱死於此耳君其逃於北庄以自殺則其可乎勝家從之赴北庄既而秀吉之兵追來毛受勝助自刎柴田修理亮勝家與其兄茂左衛門力戰而死勝家到府中逢前田父子而謝年來之勞乃歸北庄既聚兵士既而秀吉早到府城戒嚴直入與前田晤語求湯漬而食之一笑而出

秀吉進軍到北庄堀久太即秀政為先列示條制于軍
士而後直進圍北庄城而燒之秀吉登愛宕山而指揮
之城共防之鳥銃累發貫甲摧曹然城中氣衰勢竭
盛政及勝家之養子柴田權太為秀吉兵所執盛政軍
敗之後欲逃于加賀而不得今如此秀吉使山口其兵
衛副由甚左衛門監之

北庄城中聞權太盛政之被執而愈失勢力成泔鯉輒
鮒之恩勝家聚族從而大宴指酒盃曰我為彼藤吉依
面即取敗亡烈怒有餘深怨多々吾明白欲為黃泉之
客故今飲酒以終人間之事既而獻酬交錯事畢勝家
等男女三十餘人皆自太城亦燒矣北国平

秀吉到加賀尾山使前田利家守之利家者勝家之黨
也然嘗與秀吉通志故如此以越前加賀二郡加授丹
羽長秀為越前守依是度之功勞也

秀吉又赴美濃圍岐阜數重三七信孝以勝家為後援
而既滅矣故方尽相從者亦甚少信雄率尾張兵同圍
岐阜使人誘信孝曰可移居於尾張信孝出城乘舟到
知田宇津美信雄遣其臣中川勘右衛門勸信孝之死
信孝曰我固已察之即自殺

五月秀吉歸河州坂本諸將軍士皆告瑞牛之賀使瀧
野添兵衛長政囚佐久間盛政於棚人之中大呼曰吾擊殺中
川清秀之後從勝家之所言而以軍若速退則豈及此
乎戰若克則殺秀吉亦何異於是衆皆驚駭之既而盛

政權大皆被殺

灌川一益以作孝勝家皆亡故力襄乞降秀吉移之使
居越前大野一益威力軍竭甚非舊時之比矣秀吉獻
長島城於信雄

秀吉賞加藤虎助清正

後号三丰頭 又為肥後守

加藤孫六郎嘉明

後号左

福島市松正則

後号左衛門大夫

羽坂甚内安治

後号中務

夫平野權平長泰

後号遠守

片桐助作直盛

後号東市正

精塵

助布衛門後号市正

之軍功授食祿各五千石時七月朔

日也

秀吉築城於攝州大坂

是年秀吉任參議叙從四位下

同十二年春信雄有欲滅秀吉之志三月信雄殺其家

臣松島城主津川玄蕃允星崎城主田中長門守刻安

賀城主淺井田富丸於長島城此三人皆有勇名秀吉

稱之眷遇頗渥信雄侍臣譖之故信雄疑而殺之

事聞于星崎守々城中大騷長門守弟勝五郎聚兵而守焉

信雄恐秀吉之怒已故慙懃遣使於

東照大權現請以後援乃從之信雄又遣使于池田勝入

森武藏守長三請之先是秀吉使尾藤甚右衛門懇陳

禮辭勝入猶豫未決謂片桐半右衛門曰吾受信長之

厚寵有日我今欲援信雄如何片桐曰固其所也不足

疑焉時伊木清兵衛進曰吾聞秀吉之行事可謂有天

下之大器者矣唯請從秀吉焉若從秀吉則身全國昌

後業傳于不朽也若從信雄則身圯國危子孫没于只

今也縱雖守義而不如與家君其熟察之勝入心猶首
鼠兩端既而秀吉遣津田隼人言于勝入曰足下其可
願義濃肩張三河無敢以違焉且有誓言勝入惑焉伊
木勸之因是勝入遂屬秀吉片桐半在衛門嘲哂之曰
背義理之正吾於勝入有間然矣長一亦屬秀吉
大權現帥師到肩州清洲謁于信雄曰秀吉若來則余必
能拒之公其勿勞心

肩州大山城者信雄臣中川勘右衛門守之中川赴勢
州長島城而將漏池虎平左衛門殺中川池虎亦死故
大山城無守將勝入聞之招大山里人而談事勝入及
紀伊守之助合兵攻大山城甚急中川叔父清藏主大
戰而死勝入遂拔大山進到小牧山近邊而放火速痛

時

大權現與信雄在清洲城聞小牧邊有人而曰是必勝入
也即率兵而進勝入既退故空漏既而

大權現又率兵赴大山邊見森武藏守長一陣于羽黑使
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及與平素作守信國松平紀伊守
家信等五千人與長一戰乘勝急擊之長一敗走池田
勝入父子稻葉伊豫守子息布衣亮遠藤氏率兵軍於
大山聞長一之敗而欲進戰一士扣勝入馬曰敵兵乘
勝我擊之何有利乎若待而戰則可有利矣稻葉伊豫
守曰吾為先登乃插手中之戈曰老波湛血河軍士繁
然大笑

大權現見之即引兵而還勝入等亦退兵榑原小平太康